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租界

上

杨尧深 著

上海三聯書店

上海界上租

上

杨尧深 著

开卷提示

你了解“租界”一词的真实涵义吗？你知道沪上曾经有过几个“租界”？沪上建立第一个租界是哪国租界？发明这租界的为哪国人士？同他一起发现上海，确定上海为东方最大商埠、最有潜力城市的人士又是谁？

为什么最大的殖民主义者在上海建立移民“居留地”，当看到并发现“租界”后，便放弃移民“居留地”，其真正的原因何在？殖民主义者同“租界”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租界”真的超越移民“居留地”吗？“租界”同移民“居留地”之间存在着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也许，这就是人们对租界的迷惑，进而引起进一步的迷惑。这是不难理解的。或许是历史的、时代的原因所造成的吧。

读者诸君，读了《上海租界》以后，也许就找到答案了。它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历史著作，当你读过本书，看到租界内中国民众的眼泪，身上的伤痕，以及他们流在地上的鲜血，看到清政府与列强的妥协，殖民者之间的拼死争夺，你会醒悟了。

目 录

第一部 进 驻

1	都市正值月黑夜 领事摸黑走进门	3
2	领事馆机密失踪 敏体尼头昏脑涨	12
3	法领事没带委任状 “抓软肋”反被“抓软肋”	20
4	利用各自的眼线 相互渗透到对方	27
5	去英国辖区洗澡 被“红头阿三”扣留	34
6	拿主教房子筑窝 利用机会来捉贼	43
7	逼主教改变合同 派人深夜去拦截	50
8	修建领事馆被停 背双剑上门求和	57
9	麟谷玩了一夜情 阿礼国玩弄新招	65
10	英总领半夜讨债 雷米拉截获机密	73
11	法男爵敢破门而入 英伯爵竟被聪明误	81
12	十里洋场灯红酒绿 查理公使得寸进尺	89
13	城隍庙奇特表演 英总领寻蛛丝马迹	97
14	敏体尼定下密谋 吴爽官满头大汗	106
15	公使领事受震撼 突然想起委任状	113
16	阿礼国设计下圈套 哥士奇无奈蹲班房	121
17	法领事吃闭门羹 阿礼国做起了庄主	128
18	麟谷逃到扬州城 敏夫人索损失费	139
19	敏与麟谈判已得逞 英领事摸不着底数	147

20	世上有永远保密的 敏氏则公开地泄密	156
21	法领馆早上升起旗 夜间枪声砰砰响	162
22	不断施压阿礼国 “以外治外”取成效	171
23	吴爽官勾结阿礼国 敏体尼建馆难上难	181
24	哥士奇加入法国籍 法领馆的转机在即	187
25	领馆走来申报人 建立“租界”有希望	195
26	敏氏拜倒他人脚下 英终于忘了隔夜仇	205
27	海盗袭击真相白 法英决定再联合	213
28	英领事再次会麟谷 写下组建海盗证据	221
29	麟谷再一次失踪 吴爽官推波助澜	230
30	吴氏拒租地报告 巡抚责怪他违法	240
31	设下了最后防线 两大人不谋而合	250
32	好官员抵邪无用 法国建租界得逞	257

第二部 激 战

33	谢小姐稳住英国汉 “三剑客”坚守上海城	269
34	林巡抚组建智囊团 以其之道还击对方	279
35	三驾马车回上海 敏体尼亮双剑顽抗	288
36	强硬宁波钢铁汉 同法巡捕首次摩擦	297
37	英巡捕扣下道台 四明人再起风波	306
38	英法美同夺“飞地” 为利益各打小算盘	317
39	英国要抓法国软档 雷米拉半夜里取钱	326
40	敏体尼潜伏隐身 麟谷取消曲线救国	333
41	哈顿雷米拉做交易 蒙雅居然做特工	343
42	阿氏难对几个不准 面前出现特别天使	352
43	公共租界尚未建立 天机早已被泄露	362
44	敏氏震惊失态病倒 英美悄然宣布决定	371
45	摇晃的东方上海城 失意中的强硬汉子	380
46	紧张当中新建机关 两国公使欲罢阿氏官	389
47	几辆马车游览虹口 无意中觅得“宝地”	398
48	巩固中获意外所得 外国坟山初露端倪	406
49	小混混葬进外国坟 小刀会杀进上海城	414

50	清军法军计划联盟	爽官严拒洋人救援	424
51	工部局已成为雏形	强硬汉欲杀强硬总领	434
52	阿氏逼迫敏氏就范	官员们惦记吴氏下落	442
53	华人洋人杂居法租界	四明公所势力大扩张	452
54	二次摩擦激烈凶猛	英法矛盾迅速加剧	463
55	四明人拥向英领馆	阿氏阴险脸儿败露	473
56	宁波商法官员密谋	法情报网遍布各角落	480
57	英法两国阴谋在继续	李老板成了运用棋子	489
58	爱棠得意签协议	麟谷夜截英领事	498
59	清军法军联合守上海	太平军进攻遭到失利	507
60	法租界往东面扩张	英租界使新的谋略	516
61	法租界明里暗里东扩	新道台上门故弄玄虚	524
62	谢小姐失踪无影踪	原来秘密觅吴道台	533
63	蒙雅随吴氏同坐牢	爱棠怀念断了衷肠	541
64	县城前线战火在即	达官隐私件件相联	550

第三部 巩 固

65	吴煦被套去乡下	麟谷重新登官座	563
66	法总领阴谋得逞	道台要查水落石出	573
67	太平军二次失利	法租界公董局出山	583
68	英国领事摇摇欲坠	一种可能会成现实	593
69	阿礼国即将回国	米霍曼说爱棠有险	602
70	法领事筹划公董局	阿礼国认女米霍曼	611
71	建公董局水到渠成	领导班子一盘散沙	619
72	法总领事内外交困	林家内部错综复杂	628
73	甜格尔悄然使妙计	吴煦道台不得不认错	637
74	爱棠失算被调包	吴煦阴谋获得指挥权	646
75	太平军三次攻城失败	米霍曼麟谷合手退敌	655
76	林大人心痛欲绝	公董局外患内乱	664
77	总董不安现状找后门	竟被秘密巡捕拘逮	673
78	夜总会成为侦察点	爱棠早成叛徒间谍	682
79	揭开夺权核心秘密	寻找他的别有所图	691

80	三剑客聚会上海 英法高层巧妙相会	699
81	林前巡抚一命呜呼 英法公使猫哭耗子	708
82	秘密日记吴煦得益 英法总领也长见识	719
83	埋下奇怪“地雷” 扑朔迷离五花大绑	728
84	给爱棠授予勋章 比索内留职察看	738
85	公董局内讧再起 英领馆浓烟滚滚	746
86	官商紧紧地相抱 两政客被道台扣留	754
87	上海滩再现英公使 公董局选举紧锣密鼓	762
88	法总董再次行选举 英国插手为时已晚	770
89	英大亨成法国间谍 爱棠官运进倒计时	778
90	英商哈顿不战而胜 法公使碰壁敏体尼	787
91	英伯爵求法公使不成 吴道台逼英总领认错	797
92	三道关口难倒英领事 大包钞票保爱棠官位	806
93	扣哈顿斯舍被撤 法领事面临调离	813
94	新总领事匆匆来沪 爱棠恋恋不舍离去	822
95	法领事变更走马灯 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830
96	马浪铁汉专横有加 创造租界名扬天下	839

第四部 扩张

97	神秘新马浪计划 谢大苗深不可测	849
98	白来尼难为英二雄 沙斯求即刻站稳脚	858
99	秘密使团潜入上海 千方百计窃取秘密	867
100	小老鼠吞大象危险 不自量力而自被吞	876
101	敏体尼有新思路 法租界扩张再扩张	885
102	三步扩张神秘计划 没逃过英国情报眼	894
103	上海滩出现西尼 换汤不换药新货色	903
104	秘密考察不成秘密 秘密团长进拘留所	912
105	走错路误入歧途 一筹莫展对恶意	920
106	考察团处处受阻 雷米拉重新教西尼	929
107	雄心勃勃仍老样 针锋相对打胜战	938
108	单项思维让人落后 联起手来事业便成	946
109	麟谷骤然东山再起 英国西尼深感意外	955

110	白来尼放烟幕欺骗 敏体尼将白氏排除	964
111	刺萼尼与俄国签约 白来尼大骂战争贩子	972
112	血染宁波四明公所 六具尸体横躺马路	981
113	越界筑路挑起事端 道台逼法总领认错	990
114	麟谷悄然引退离上海 协议连接法国与俄国	999
115	葛笃继续搞越界筑路 雷氏深藏“宝贝疙瘩”	1008
116	雷米拉神秘当董事 新总领飞快得密本	1016
117	领事法庭成了法宝 掌握权力至高无上	1024
118	筑路是最锐利武器 法领私收两孩子	1033
119	雷尔海诺留军队 陶尔费斯进坟山	1043
120	法律武器为最大 法公使做秘密交易	1052
121	亚历山大罗夫揭秘 保卫法租界一把剑	1059
122	俄领事代为考察 白来尼黑夜被绑架	1068
123	黑暗难分青红皂白 “咔嚓”一声会要小命	1077
124	巡回大使有机密 隔壁将要动真格	1086
125	巴黎王宫断然发兵 俄领事代管法租界	1095
126	法英之间再起波澜 原因阿氏坑害自己	1104
127	三国勾结出卖一国 清廷大捷反成投降	1113
128	法租界三次扩张 步步为营操胜券	1122

第五部 灭 亡

129	英法称雄上海滩 徐家汇路名难断	1131
130	新官员急匆匆上任 被蒙被骗竟落舞厅	1140
131	新人双双被迷惑 西立翰被迫当代表	1148
132	西立翰两走暗道 那齐亚吐露机宜	1156
133	夜总会机密被泄露 丘吉尔难为那齐亚	1164
134	不讲脸面单刀会 甘做对方一走狗	1172
135	英法总领事签密约 步步设防寸步不让	1181
136	太上皇劣迹败露 法总领从中渔利	1189
137	替罪羊走到末路 策划人浮出水面	1198
138	似曾相识又面生 西立翰到底谁家人	1205
139	丘吉尔卖官鬻爵 泰若始终耿耿于怀	1213

140	英总领亲自打电话	丘吉尔落入圈套网	1222
141	英总领事摇摇欲坠	法总领助手全力相助	1231
142	尤理丝西立翰相爱	英总领终逃过难关	1240
143	泰若大摆起八卦阵	租界新王大显威风	1248
144	法总领抓住助手错	英总领悄悄来帮忙	1256
145	新王头调动二高公	西立翰险时得救星	1265
146	哈王计划有所疏忽	尤理丝用心帮修复	1274
147	马刺挑起小风波	英总领掩盖真相	1282
148	娇小姐捅出大娄子	二总领惶惶难度日	1291
149	老实的指挥圆滑的	副总领心灵受折磨	1299
后 记			1310

第一部

进 驻

都市正值月黑夜 领事摸黑走进门

公元 1848 年 1 月。

上海正是隆冬，这年的冬夜，特别的寒冷、凄凉。天上，寒星点点；城里，冷风嗖嗖，令人难受，令人发慌。不巧，那天正挨上了个“月黑夜”，月亮没了，黑色笼罩了天空与大地。老天不讲情面，板着阴冷的面孔，似乎是专门来对付法国客人的。

这个客人，是法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名叫敏体尼，也有叫他雷尔的，四十出头年纪，仍颇具有朝气。搬了一天的家，劳顿了一天，双腿有些发软，浑身也无力了。看到家人一个个没精打采，垂头丧气的样子，他的精神倒振作起来了。看了看妻子，又心疼起来，说：“亲爱的恩尼娜，累了吧？我可是累了，休息，马上就休息，你就如同睡在法国家里一样，好好休息吧。”

恩尼娜有一点儿慌张，用惊恐的目光看着丈夫，道：“亲爱的敏体尼，如同往常一样？像在法国睡觉一样？不，不行，我怕，我害怕呀。”

敏体尼无奈地对她笑了笑，不停地摇摇头，说：“你怕？怕什么？这里又没有耗子。”他想了想，说：“好吧，我送你过去，为你壮壮胆儿。”敏体尼一手扶着妻子恩尼娜，一手拿着油灯，领着恩尼娜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可是，恩尼娜仍然心惊胆战，迈着怯生生的脚步，两条腿还在发抖呢。敏体尼看见这些，心中泛起些不悦。

敏体尼领事，是个非常特别的法国男子，性格耿直、豪爽，浑身充满军人的刚烈，打四十岁开始，为了保持充沛的精力，决定同妻子分床睡觉了。他单独一个人睡一个房间，也叫妻子单独睡一个房间。即使在某个夜晚，特别需要和想念妻子时，没到规定时间，也要克制着，宁愿让自己痛苦一夜。为了能战胜自己，往往把枕头抱在怀里，把它当作自己的女人，勉强着自己，艰难地度过这一夜。这种日子，他已经度过了一年，虽然有时他感到痛苦，但是，为了他的事业，他顽固地坚持着，一直不打开这扇窗门。

恩尼娜叹了一口气，慢慢地移动脚，说：“可怜啊，我又要受罪了。”

敏体尼笑了笑，摇摇头，安慰她说：“放心，上海这个地方不错，不会亏待你的。”

恩尼娜在昏暗的光线下，跟在敏体尼的身后，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可心中还是发慌，身子稳不下来。敏体尼明白妻子的心，她害怕这里陈旧的住宅，害怕这里的小耗子。他把她送到卧室，还同她拥抱了一阵，安慰她好一会儿，见她的心情好了些，才慢慢地离开，说：“亲爱的恩尼娜，晚安，我回了。”

敏体尼刚刚走开，屋外刮起了一阵大风，把窗户吹得“格格”响，这吓坏了恩尼娜。她不顾一切地奔出来，冲上来，抱住了敏体尼不放，道：“亲爱的，我害怕死了。”敏体尼又把她送回房间里，坐下，把恩尼娜抱在怀里，用手拍着她的肩膀，不停地安慰她。他一直等待，等她心情完全平静下来，才悄悄地离开。

敏体尼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恩尼娜一个人，看着那盏油灯，在寒风中微微摇晃，好像是老鼠在对她眨着眼睛呢。她立刻头发昏，腿发软了，浑身无力了。她不敢睡下，独自坐着，等待第二天黎明的到来。可是，坐着坐着，她实在太疲倦了，打起了盹来。她的眼睛刚刚闭上，一只大老鼠从窗台上跳了下来，它灵敏的嗅觉，立刻发现她的手指上的香味，敏捷地走了过来，伸出小舌头，在她的手上舔呀舔的。老鼠觉得味儿不错，用它的利牙咬起她手指来。这一咬，顿时把她的白嫩小手指咬出了血来。

恩尼娜一生最怕两样东西：一是鲜血，二是老鼠。只要看见其中的一件，她就会吓死的。眼下，这两件东西同时出现在她的眼前，这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这一下，把她吓得魂不附体，惨叫了起来，而且整个身体都倒下去了。可是，大老鼠不怕她的叫声，在她叫过之后，立即招来了好多的小老鼠，围着她白嫩的小手，一起上来舔呀咬呀的，吓昏过去的恩尼娜，顿时又被闹醒了。这时，她完全地、彻底地醒来了，吓得大喊大叫，她大声喊着：“敏体尼，不好了，老鼠来了。”

坐在隔壁办公的敏体尼，听到恩尼娜的叫声，飞快地跑了过来。看到好多的耗子，围着他妻子的小手，在咬啊舔啊的，也吓了一跳。敏体尼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把老鼠统统赶走了。恩尼娜吓得又哭又闹，怎么也安不下心。敏体尼想了想，妻子再住在这里是不行了，就搀扶着妻子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悲哀地说：“别说你害怕这里的老鼠，连我也害怕这里凶狠的老鼠了。现在，你不用怕，今天破一个例，你就同我睡在一起吧，就算我们向这里的老鼠投降一次吧。”

恩尼娜心里笑了，想：“雷尔，还是有东西能制服你的，上海的老鼠，不就比你那把锋利的剑还厉害吗？”她不能把这些藏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现在看来，她虽怕上海的老鼠，可敏体尼比她还要害怕呀。她想着想着，不知怎么搞的，“扑哧”一下，笑了起来。

敏体尼感到奇怪，她刚刚还说害怕，怎么一下子笑了？问道：“恩尼娜，你怎么了？刚刚还吓得说不出话来，现在就一下子好了？真是不可思议，真是奇迹啊。”敏体尼在微微的灯光下，瞧出她脸上真的出现不可思议的笑容来。

恩尼娜知道自己太轻率了，可她非常机灵，说：“敏体尼，今天不是有了例外？能够同你睡在一起吗？我不是笑自己，而是在笑那些可怜的小老鼠。它们怎么能够咬掉我的手？不是蚍蜉撼大树，自己不自量吗？我的手虽小虽嫩，可也能抵挡得住它的小牙齿啊！”

恩尼娜虽然胆子小，可她的伶牙俐齿，却是很厉害的。经她这么稍稍地一辩，就把敏体尼给哄住了。敏体尼被她这么一哄，也跟着笑了，说：“不错，上海的小老鼠，再怎么厉害，也赶不上我妻子的小手厉害呀？这个堂堂的大清国，不是已经被我们法兰西帝国捏在手心里了，还害怕几个小老鼠不成？简直是笑话呀！”说着，他像在战场上打了胜仗似的，哈哈地大笑起来了。

敏体尼把妻子安顿在自己的床上睡下，又一个人坐在油灯下，写起他的计划，构思他在上海的宏伟事业。

不一会儿，隔壁的另外一个房间里，他的几个女儿也在大呼小叫了。

敏体尼心中早已明白，又是几个小耗子在闹事了。他那军人出身的脾气，立刻爆发了出来。他对睡在床上的妻子说：“又是小老鼠在作怪，这些小耗子捣蛋，真是叫人烦恼啊。我过去看看，给它们一点儿厉害。”敏体尼马上跑了过去。

敏体尼有三个女儿，老大名叫米芙拉，老二叫佩雷娜，小女儿名取若尼亚。他非常喜欢这三个女儿。但是，他也有偏心，没有一碗水端平，不少时间，他的心就偏向小女儿若尼亚，把她当作自己的掌上明珠。

就在女儿们的大呼小叫之际，他赶过去了。他走到那里，把油灯提着高高的，照了照整个房间，没有发现一只小老鼠在捣乱，且三个女儿的表情也不一样。老大米芙拉，一直在大声呼叫着，还大声吵闹着，二女儿佩雷娜仅仅跟着说几句，可她不少也不闹，而小女儿若尼亚，更加不同了，脸上还挂着笑容。敏体尼从来对老大米芙拉就没好印象，一看房间里没有耗子，就发了火，说：“米芙拉，你叫什么啊？这里没有小老鼠，你害怕什么啊？”

米芙拉仍然忍不住，不管父亲高兴不高兴，还是叫道：“这里有大老鼠，这个大老鼠大得实在可怕，让人看了，令人可怕极了。”

敏体尼迷茫了，把脸朝四处看了看，还是没有看见什么，问道：“大老鼠？什么样的大老鼠？我怎么没有看见？”他摆出虎视眈眈的样子，逼着米芙拉马上回答。

米芙拉的害怕，打两方面来，一个是老鼠可怕，一个是她父亲凶狠。于是，她便胆战心惊地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老鼠，大得真是叫人害怕哪！”

敏体尼更加疑惑了,不了解大女儿指的什么?大老鼠像人那么大,他怎么看不见?他继续追问米芙拉:“大老鼠有人那么大,我怎么看不见?你别卖关子了。”

米芙拉毫不掩饰了,说:“是的,就像人那么大。好让我害怕啊。”

敏体尼见大女儿同他在捉迷藏,就把脸转向二女儿佩雷娜,问道:“佩雷娜,你看见了什么?快告诉我。”

本来,并不害怕大老鼠的佩雷娜,被父亲一问,倒害怕起大老鼠来了,结结巴巴地说:“不错,这老鼠的确很大,不过,他并不让人害怕。是的,他是个很和气的老鼠,并不使人感到害怕。”

敏体尼感到:她们都在欺骗他,在捣鬼,在戏弄他,他不相信她们了。于是,他抬头往房间四周看了看,发现窗户虚掩着,还留了一条缝儿,他赶紧走了过去,探头再往窗外瞧了瞧,屋外一片漆黑,哦,原来是一个“月黑夜”啊!敏体尼几乎要喊出来了,可他没有喊出来,突然,发现在屋外的窗底下,一个黑影“刷”地溜了出去。这一幕,敏体尼心里有了数。于是,他对窗外大声喊道:“大老鼠,你不要害怕,你快过来,让我看清楚。”那“大老鼠”不理睬他,自个儿往外跑了。敏体尼不再问二女儿佩雷娜,觉得事儿发生在小女儿身上,直接问若尼亚,问道:“你快告诉我,这个大老鼠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这一下,果然抓住了要害,击中了小女儿的“软肋”。若尼亚的脸红了,说话也不自如了。敏体尼对她再不像过去那样,再不那样慈祥、和蔼了,而是用强硬的语气,强迫她说:“今天,你必须告诉我,他是谁?”

若尼亚再也没有办法了,躲,已经躲不过去了,硬着头皮说:“说就说,他是个大男人,是一只大老鼠,名叫夏尔·雷米拉。”

“雷米拉,不,他是雷米吧?”敏体尼痛恨这个名字,便放大了嗓门,让一肚子的火气放了出来。敏体尼想了想,越想越恼火,说:“雷米拉,是那个不务正业的雷米拉,跟在英国人屁股后面转悠的那个雷米拉?他可是个流氓。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雷米拉,也叫雷米。要说起雷米拉的毛病来,敏体尼可以说他个三天三夜。他的火气还没有熄灭,继续说:“若尼亚啊若尼亚,你还小,是我家堂堂正正的摩登小姐,怎么同一个坏坯子在一起?我都替你脸红。”

若尼亚任性惯了,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说:“爸,我小什么?我已经十七岁了,是个大人了。你不要说得这样难听,我看他是个有作为的青年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嘛!说不定,有朝一日你还要依靠他呢!他不是流氓,他是个好人,还是个人才呢!”说着说着,惹得敏体尼更加恼火了。敏体尼摇了摇头,说:“我要依靠他?我若真的要依靠他,我的事业就完了。我永远,永远不会依靠他。你叫他给我滚开吧!”若尼亚“格格”地笑了,说:“父亲,世上的事,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越是认为不可

能的,越是会发生,越是认为不能成功的,越是能够成功的。这是哲学,成功的哲学。老爸,你相信不相信?你不相信,我可相信呢。”

若尼亚说的这些理儿,似乎有些哲理。可是,敏体尼不相信眼前的雷米拉,不相信他能够办成什么大事?他用力地摇摇头,说:“别人身上可能会发生奇迹,让人预料不到,而雷米拉这个坏坯子,不可能发生那种事。他是不可救药的流氓、恶棍、阿飞、坏坯子。”

小女儿若尼亚完全把自己的位置忘了,居然同父亲争吵起来了,很不高兴地说:“老爸,你简直是蛮不讲理。是个好才,还是个歪才?不能从表面上看。他东靠靠,西站站,同人家套近乎,这不是缺点,更不是坏坯,而是联系他人的一种方法。雷米拉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青年。他可能是个拿破仑,是一个天才,一千年才能出一个的。天才,往往就是这样的,不同于众,不同于一般的普通人。他的表现,往往是不一般的,是出类拔萃,是一般人看不懂的,甚至惹起一般人的厌恶。这许许多多同他人的不同,就是天才。老爸,他是天才啊。”

敏体尼看着小女儿若尼亚的表情,倒把刚才的痛恨,变成了喜欢,脸上竟露出了笑容,说:“若尼亚,你说的这些有一点道理,不过,你不能用在雷米拉身上。要说他是天才?不对,他不是个天才,倒是个鼠才。要说他是出类拔萃,我看他倒是鼠辈之中的出类拔萃,属于鼠类之天才啊。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够把我的女儿给征服了。哈哈,我真的没有想到啊,真的没有想到啊。”

若尼亚真的爱上他了,她被他爸爸说得天哭了。她不知敏体尼为什么这样恨他?

其实,她父亲为什么这样恨他,压根儿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过。他不想恨他,甚至想帮他说些好话。然而,慢慢地,想了想,恨他就有了根据。敏体尼来到上海,仅仅三天,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不少不愉快的事,而且都同这位雷米拉有关。第一天来到上海,即公历1848年1月28日。那天他就遇到了麻烦。

这天,敏体尼刚从十六铺码头下船,人生地不熟的,冒着寒风,想寻个住处。这时,一个长得很“帅”气的青年,走到他们当中,敏体尼看他是个法国人,就寻他帮忙。这小子的眼睛,不在他身上,抛下他,去看他的小女儿若尼亚,竟抓住若尼亚的手,放在自己的嘴上吻了吻。若尼亚开头反对,后被他的“帅”气所吸引,没了反抗的勇气。站在边上的敏体尼,不满意这小子的这种轻举妄动,以他军人出身的那种性格与脾气,用下命令的那种口气,说:“青年人,你要自重些,不要这样对待异性朋友。”这小子一点也不怪罪他,反而嬉皮笑脸地自我介绍说:“敏体尼先生,我叫雷米拉,也是法国人。今天,我受人指派,专门来接你们的。”

敏体尼被他这么一说,气就消了不少,反而有一点受宠若惊似的,问:“是哪个派你来的?”

雷米拉马上回答说：“英国的阿礼国先生。他是英国驻上海领事。他知道你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特地为你们安排了住处。”敏体尼醒悟，非常愉快地接上说：“我见过他。阿礼国先生是个很热情的人。”于是，他从茫然中醒来，立刻对雷米拉改变了态度，笑着对他说：“雷米拉先生，谢谢你的帮助。”

雷米拉，又名雷米。1822年11月1日，出生于法国的依索登。他一米八〇的身材，长得非常“帅”气。六年前，就到了广州，从事小本生意，做些小的钟表和酒的生意，经营得不善，没有大的发展。不久前，他才来到上海。现在，他看到敏体尼对他热情，知道敏体尼是法国驻上海领事，便帮助敏体尼拎起大包小包，送上一辆漂亮的马车，装上行李后，领着马车，沿黄浦江边东兜西转，马车在不平的马路上，“笃笃笃”地走着，敏体尼一家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摇摇晃晃中度过了愉快的半个多钟头。突然，马车停下来，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家非常漂亮、非常豪华的饭店。

雷米拉跳下马车，说：“敏体尼先生，到了，这就是你们住的旅馆。”敏体尼走进饭店大门时，大门里面早已站着一位大胡子的英国人，看见敏体尼走进门来，便面带笑容地欢迎，说：“敏体尼先生，你可来了。我是英国领事阿礼国，欢迎你的来到。”说完，马上走上来抱住敏体尼，二人热烈地拥抱了一阵。然后，雷米拉帮助敏体尼搬行李，领他们进房间。敏体尼看这小子如此热情，心中非常感动。

这个世上真的有这样好人吗？敏体尼产生了这样莫名其妙的想法。

不管怎样，敏体尼在这里舒舒服服住了两天。可是不久，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仅仅两天，饭店经理就来同他结账，开出了结账单据，一大摞的，那个经理是英国人，手里拿了一张账单递给他，说：“先生，我们是豪华饭店，结账是频繁的，按规定，每天要结账一次，因为你们是我们的朋友，又是第一次来这里，就两天结账一次。实在对不起，可能要麻烦先生了。”说话时，彬彬有礼。

敏体尼接过账单一看，吓了一跳，好大的一笔钱哪。他摸了摸口袋，脸色变了，他的口袋里没有这么一大笔钱啊。他看了看饭店经理，问：“这一大笔钱，是我们两天的住宿费吗？”饭店经理心里一笑，发现敏体尼很尴尬的样子，可他还是非常恭敬地说：“不错，我们是豪华饭店，收费不低。不过，这个收费是优惠的，因为阿礼国先生事先打过招呼，我们才给了你们面子的。”

敏体尼听了他的话，看看这豪华的饭店，看看眼前这位经理，非常尴尬，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雷米拉出现了，嬉皮笑脸地看着敏体尼，先对敏体尼做了一个鬼脸，接着说：“豪华与贵客是同义词，口袋里有钱的人，才来这里的。这一点钱，对于有钱的人来说，不算什么的。可对于我，就不一般了，我是穷光蛋。敏体尼先生，你不是穷光蛋吧，口袋里一点儿钱也没有吧？”

敏体尼的脸上热了，想开口，也难了。